



灵魂里有黄金的人

■苏军茹

我是一名有着近20年教龄的军校教员,每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教室里那一张张英姿勃发的年轻面庞,心中常常思绪万千。这些学员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、生长环境和人生经历。他们就像一块块璞玉,正等待着军旅生活的打磨。

因为工作关系,我接触到很多来自部队的学员。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普通、那么平凡,走进人群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,无声无息。但当你听到他们的故事,一定会肃然起敬。

张紫昕来自空降兵,说起第一次跳伞时的恐惧紧张,他已经可以一笑置之。他仰着头边回想边微笑着说:当你在几千米的高空俯瞰祖国的锦绣河山时,会油然而生一种保卫她的冲动。这种感情纯粹自然,发自肺腑。爱国之情或许就是在那一瞬间,从一个书本上的名词变成了我最真实的、深入骨髓的感受。为了这万里河山,为了这份幸福安宁,我愿意为祖国再跳千千万万次。

这不是在唱高调,也绝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。大部分和他一样的军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,那就是从穿上戎装的那一刻起,就随时准备将自己的一切交给祖国。

魏智桥军旅人生的第一站是祁连山下一个偏僻空旷的军械仓库。入伍第一年的除夕之夜,正好轮到他站岗。冬夜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呼啸而过,他手握钢枪孤独地站在无边的黑暗里。即使穿着厚厚的军大衣,他还是冻得瑟瑟发抖。他说其实他也不分清到底是身上冷还是心里冷,只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想家想得厉害。远处小镇上在放烟花,暗蓝色的夜空忽明忽暗,他忽然就流下泪来。

他在作业中写到这一段经历:再后来每逢佳节,当我一个人手握钢枪坚守岗位的时候,我知道那万家灯火需要我们的付出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那样一个夜晚才写出了这样的文字,我只知道那一年,他19岁。

孙可给我讲过一个和日出有关的故事。参军辞别家乡后,他从西北到东北,坐了火车坐汽车,一路昏昏沉沉,走了好几天才到达部队。那天睡了多长时间忽然听到哨响,他被同宿舍的老兵拉起来,说起床了,快去走廊上叠被子。

陌生的窗外最初是黑黢黢的,继而一点一点亮起来,仿佛是一眨眼工夫,太阳出来了!一束金色的光透过玻璃照射在绿色的军被上,也照进了他心里。他说他的心忽然就亮了,就是在那一瞬间,他觉得好像明白了生活的意义,他下决心,要在部队好好干,要向着太阳奔跑。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发奋学习,成为师里第一个考上军校的大学生。

楼立是我们大学微信公众号的编辑,我们是在一次采访中认识的。他是典型的南方人,笑容亲切真诚,热情恰到好处,温润清澈得像一滴水。他善于发问,也善于倾听,更让我惊讶的是,他来采访时两手空空,任何记录也没有做,而当天晚上,采访稿就发过来让我审核了。后来得知他考入编辑部仅有半年,而且考试过程颇为传奇。考官问他擅长什么,摄影还是文字?他回答说:我都不擅长,可是我会拼命学,只要你给我半年时间,我会用心干两年。现如今他的摄影作品已经得过奖,文字也娴熟到信手拈来,算是兑现了当年对考官的承诺。

他写过一篇小短文《兄弟抱一下》,记录自己成长路上的酸甜苦辣,感恩身边的师长朋友。中间有这么一句话:三

年来,我逼迫自己成长,终于有了收获。回首青春,至少无愧。

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,既不催人泪下,也不惊天动地,他们就是一群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,只是他们都有一段把青春融入军旅的故事。

以下这些朴素的文字,是我从学员们的作业当中摘录的。

每次往家里打电话,爷爷总是嘱咐我,要服从命令,听从指挥,有什么活儿争着干。穿上军装,我不再是一个孩子,而是一名军人。

我是第一批次登上飞机的人,站在800米高空,我对自己说了一声:了不起。

我是一名士兵,我也渴望战旗上有属于我的铁血荣光。

爱它就要努力配得上它,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。看看那些老班长,谁不是从泥水中爬过来的?谁不是从千米高空跳下来的?

“你刚才的表现很好。”

“不,班长,不够好,我要做到最好!”

……

十八九岁的他们那么年轻,那么自信,对将来充满好奇,充满新鲜感,他们满怀期待,准备迎接一切挑战。

和同龄人相比,他们更早体会到责任、荣誉、使命这些沉甸甸的词语的含义。他们的手肘、手腕、膝盖留下了长期训练生成的老茧,有的还有淡淡的疤痕。他们开玩笑地说,男人,就得对自己狠一点。疤痕,是军人的勋章。

军校毕业后,他们将奔赴祖国的海岛荒漠,高原雪山。有一首歌曾经引发过无数军人的共鸣: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,别怪我保持着冷峻的脸庞,其实我有铁骨,也有柔肠,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。是的,这些正值青春的军人必须暂时割舍掉亲情、爱情,默默驻守在祖国需要的地方。

若干年后,他们将成为基层部队骨干,有的会成为指挥员。他们的未来,就是军队的未来。

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说,那些为别人献身的人,就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。

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可爱可敬的军人,就是这样一群单纯自然、坚定执着的人,他们都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。

人民的力量,制胜的法宝!

行走在沂蒙山,到处都是质朴勤劳的家乡人民,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劳动场面,到处都是沂蒙山歌里的美好风光。70多年前,八百里蒙山沂水曾是“四塞之固、舟车不通、外货不入、土货不出”之地,如今,这里已成为鲁苏豫皖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,实现了以商贸物流业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。

沂蒙山让我骄傲和自豪的还有闻名遐迩的“九间棚精神”。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,九间棚人自力更生,艰苦创业,向贫穷宣战,创造了“九间棚精神”。沿着蜿蜒的山路,我登上龙顶山。放眼望去,九间棚村的白墙红瓦、梨花院落与当年阴晦潮湿的九间棚旧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巍巍蒙山高,亲亲沂水长。梦里几度回故乡,那些关于家乡的记忆不断被刷新,增添了崭新的时代之美。站在山顶上,远远地又传来《沂蒙山小调》的歌声,一人唱众人和,一时间山鸣谷应,那悠扬深情的歌声在高高的山峰、长长的沂水间久久回响着,激荡着……

走上帕米尔

■喻晓

体,铁的血脉,铁的筋骨,铁的脊梁,铁的意志,铁的精神。

莽莽昆仑,需要这样辉煌的大门;茫茫乾坤,需要这样钢铁铁打的勇夫。盖孜大峡谷,古称剑末谷。盖孜河犹如红色武士腰间的佩剑,锋刃上闪烁着道道雪亮的寒光。

红石山,一群燃烧的生命。诗人,可以抚石壮歌。勇士,可以倚壁长啸。只有这样的山神,才配做昆仑山的卫士。

身为一名老兵,我突然省悟到:祖国拥有如此忠诚的红色卫士,才有和平与安宁。

慕士塔格峰

凡是伟大的我都仰视,对你也一样。慕士塔格峰,你好。

远远地,我就看见了你这伟岸而崇高的身影。只有在新疆帕米尔高原这样宏大的广场,才能容纳下这座白色的盆景,这庄严的神像。

头上戴的,身上披的,脚下踩的,都是雪,洁白的雪,那是天神给你准备的盛装。

但那坚硬的、晶莹剔透的,隐隐地在山谷里岩石上缓慢流动的,则是冰川。无数巨大的冰川,那是你的铠甲。作为高原的勇士,你应该有一身如此威武、如此壮美的战袍。

你的脚下,荡漾着蓝色的卡拉库里湖。你的倒影,映在明镜般的湖里。这让你的冷峻平添了几分妩媚和温柔,也让游人的相机里多了无数绝美的风景。

你的谦和令人感动,高峻的雪山总是让人生畏,无法靠近。我去过金沙江边的梅里雪山,她海拔只有5000多米,却只允许仰望和朝拜,常常无情地用暴风雪和死亡拒绝登临。而身高7546米的你,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,善良,宽容,亲和,欢迎人们登顶。在你的脚下和湖边,长列着登山者的营帐,住满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和仰慕者。

脚下的海拔是4200米。高原气候变幻莫测。你是在表演,还是恩赐?刚刚还是艳阳高照,怎么转眼就是狂风飞雪,满地皆白?

啊,天地是调色板,你在纵情挥洒,创造绝美的巨幅画作。同时,你也让我看到了高原的无常、生命的多面。

原野上除了洁白的雪以外,只剩下牦牛和我们这些天路过客影影绰绰的身影。大雪让我们无比兴奋,提升了精神的高度。

我挥舞国旗,以山峰为背景留影。慕士塔格峰,我们成了同框的朋友。你的高峻、博大、圣洁、美丽,将永远和我

的灵魂相拥在一起。

石头城

只有残墙,只有荒丘,只有乱石书写的苍凉。

塔什库尔干,就是石头城的意思。我站在城墙上,遥望历史。一千年前,先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,建造了官殿和城堡。

乳白色的塔什库尔干河,带着雪山的清冷,从城堡前蜿蜒流过,面前翻卷的是一页一页用碧玉蓝宝石装潢的史书。石头,超越时间与死亡。即使是一件修复的文物,也让人阅读良久,沉思良久。

我拿起一枚生锈的钱币,仿佛还能听到丝路商队驼铃的歌唱。

古迹都是人类记忆链条上的一个标点,一段旋律,一句史诗,一个故事,记录了历史的足迹,令参观者肃然起敬。

长长西域大道两侧,悬挂着红色的大灯笼,标志着这个边陲小城的繁荣,和居住在这个小城的人心里的敞亮。

皑皑雪山,朗朗青天。神话中巨人共工撞击过的不周山,山体虽有裂隙,但帕米尔山体系体量之巨、延绵之长,仍无与伦比,令人叹为观止!

街道旁的九月菊正在盛开。民俗院里吹奏的鹰笛,高亢的旋律流淌着高原人独有的粗犷与豪情。迎面走来刚办过喜事的塔吉克族的漂亮新娘,穿着盛装大大方方地和远道而来的客人合影。

边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:志气比山峰高,骨气比石头硬,快乐比氧气多。这里是大山环绕的雪域、空气缺氧的高原。塔吉克族兄弟姐妹们,就以这样乐观豪壮的语言,歌唱心灵,歌唱自己的生活。

我站在石头城上赏阅风景,雪山年轻,夕阳未老,苍苍边陲,寥廓天地,叹华夏之广大,赞河山之多彩,不禁喜气洋洋,慨而歌之。

瓦恰盘山古道

险峻的路,如索,嵌在岩壁上;如藤,缠绕在山腰上。一盘又一盘,一圈又一圈,600圈,看得人眼花缭乱,惊心动魄!这是岩羊走的道,这是雪兔走的道。这是云朵栖息的道,这是老鹰筑巢的道。

山高人为峰。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山,这就是人的伟大。

哪一条山脉都有缝隙,人类从缝隙里钻过去,踏成了路,踏成了古道。一条又一条匪夷所思的古道,通向西亚、中亚、南亚和世界各地。

古道上飘扬着风雪,飘扬着文化,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嫦娥是一首歌

■马中立

月宫里的嫦娥,美丽的传说
遥望故园,繁星闪烁
几多乡愁难消,种下桂树满山坡
嫦娥是一首歌,流淌在历史长河
千年以来,把飞天梦寄托

新时代的嫦娥,人类的使者
飞向月亮,日夜穿梭
送上五星红旗,捧回月壤归家园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戍守天山南北20多载,故乡沂蒙山始终藏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每逢佳节,浓浓的乡愁便涌上心头。

严格来讲,沂蒙山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,指的是以蒙山系和沂水流域为坐标的地理区域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有20多万人参军参战,10万多名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,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,共同创造了伟大的沂蒙精神。

前不久,我回到久违的故乡探亲。行走在沂蒙山,风是清爽的,阳光是温和的,身心是放松安然的,连呼吸都是一种享受。“人人那个都说哎,沂蒙山好……”熟悉的旋律穿透时空,回响在耳畔,带我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……

《沂蒙山小调》这首歌诞生在1940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,激励着父老

飘扬着古歌。或许,此刻我梦回大唐,跨上一匹骏马,还能追上唐玄奘西行取经的队伍?

或许,我挽着凌厉的风,奔上雪域,还能重温浪漫的故事,遇见当年戍边巡逻的“冰山来客”?

葱岭,这是一个很遥远的名字,可以追溯到西周的穆天子,有人说是平顶房子,有人说是绿洲。在我朦胧的意识里,一直以为,葱岭应该是山岭,是郁郁葱葱的山岭。可眼前是连绵高耸的雪山,哪来的郁郁葱葱?莫非是当年哪位骑马路过的将军,在某条山沟里看到了葱——那种绿茵茵的植物后,发出了一声“葱岭”的惊呼?

依我看,不管是谁,能把雪冠看成葱岭,那就是诗人气质,就是大气魄、大胸怀!

世上不都是直道、坦途,常有弯道、险道。人不可能一辈子走直道、坦途,有时走点弯道、险道,也不是坏事,相反,可以砥砺人生,完善自我,为未来开辟道路。善于修筑弯道、险道,把弯道、险道修成艺术品,需要智慧。善于在弯道、险道上自由行走、驰骋,则考验着人的意志、勇气和胆量。

这里是祖国最西的土地,雪山是最坚固的边墙,而盘山古道,是篆刻在这边墙上美丽的图画。

金草滩

牧区最常见的是草。草地负载着牛羊,人们依靠牛羊生活。一个永恒的生物链。

金草滩,染成了秋阳的颜色。不仅漂亮,还有它的丰厚,丰厚意味着富有。

雪山环抱着一个巨大的湖,塔什库尔干河是这个湖的乳头。潺潺流水,滋养着干旱的土地,滋养着绿杨树、红柳林,滋养着金草滩。

可以想见,夏天的草滩,芳草碧连天,骏马、牦牛、野鸟,万类悠悠,该是何等迷人的景色!

金草滩生长神奇和美丽。满城红色的国旗和灯笼,让这个边城充满了祥和喜庆。爱国,善良,纯朴,能歌善舞,让塔吉克民族的这些优点闻名遐迩。民居里,干净,漂亮,灶台上的铜壶,在歌唱着安宁与幸福。

桃桥、木屋,水鸟。白色的雪山,白色的蒙古包,白色的牦牛。人在画中,身在外。风尘仆仆,远道而来,就为了分享这里独特的风情和美丽。

谁能可贵的是,我在这里遇到了同乡,一家三口。乡音让我忘记了遥远,心里装满了诗情。

嫦娥是一首歌,唱响在浩瀚星河而今有幸,把中国梦诉说

嫦娥姑娘

■王德兴

草原身披洁白的哈达
恭迎“嫦娥姑娘”
是谁,在深情呼唤
回家的脚步如此急促
是谁,在登高望远
把东方的自信,优雅地打开
精准落地

四子王旗,因此声名鹊起
自此,牛羊的徜徉
将在月壤的神奇里,茁壮参天

梦里几度回故乡

■王宁

牌师”全军覆没。孟良崮战役成为彪炳世界军事史册的经典战例,成为解放战争中意义重大的一役。巍巍孟良崮,似一座丰碑见证着初心、铭刻着使命,彰显着党和人民水乳交融、生死与共的磅礴力量。

“到底是什么力量,能够在短短几天就消解了敌军优势,弥补了我军劣势?”沂蒙情雕塑园里,一架青铜塑造的独轮小推车让人们找到了答案。当张灵甫部队被我军围困时,国民党援军也形成了对我军的包围圈,双方伤亡非常严重。可是,激动人心的一幕出现了:前面,解放军战士冲锋陷阵,前赴后继;身后,浩浩荡荡的民工用推车、担架抢运弹药、救护伤员、端水送粮……是人民的参与和无私支持使我力量实现了惊天逆转。

孟良崮上,白色花岗岩筑成的纪念碑耸立山巅,形如三把刺刀直指云天。73年前,一场著名的战役在此打响。一方是配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整编第74师,一方是陈毅、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。最终,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,国民党“王

乡亲们舍生忘死,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抗争。那一个个跳动的音符,经过火红信仰的冶炼和战火硝烟的炙烤,点播进石缝,长出茂密的玉米和高粱,哼唱在千里迢迢的支前路上,成为激发斗志爱情的铿锵鼓点。如今,我唱起这首歌,脑海里自然闪现出红嫂、沂蒙六姐妹、妇救会、“识字班”、煎饼、鞋垫、独轮车这些富有沂蒙特色的红色符号和串串流传至今的动人故事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红石山门

出喀什,过疏附,进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。在戈壁滩顽强生长并十分茂盛的红柳林、胡杨林,像闻到了某种强大的气息,感受到了高原的压力,渐渐变得矮小畏缩起来,直至悄然遁去,不见踪影。汽车在314国道疾驰,向西,向西,直上喀喇昆仑,奔向帕米尔高原。

这是祖国的最西部,是华夏大地每天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的地方。古称丝绸之路南道的这条路,可达西亚、南亚、波斯、印度等地。史书在脑子里翩翩翻动。在我的记忆里,汉朝与西域诸国和亲的送亲队伍走过这条路;大唐和尚玄奘去西天取经也曾经经过这里;那些在帕米尔高原爬冰卧雪、构筑雪域长城的边防军人,和那些威武的马队、隆隆的兵车,也曾经经过这里。

如今风光大变,虽然牧村山乡、雄关古堡仍在,但已不见商旅驼队、使节马帮。路宽了,柏油路上十分显眼的白色箭头,直向远方射去。沿途是驶往巴基斯坦等邻国满载货物的卡车,和坐满观光客去塔什库尔干的大巴。

高原果然不同凡响。转眼间,平野退去,群山兀立,乌云压顶,大雨滂沱。我们到了盖孜驿站,即将进入盖孜大峡谷。云团在山头滚动,狂风裹着冷雨,从峡谷深处吹来,像人领略到了高原逼人的冷峻。这是通向帕米尔高原的唯一通道,其气势,真可谓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

盖孜河比我想象的宽阔,滔滔河水奔放而强劲,卷走了岸土和崩石,甚至把公路也挤到了紧挨山崖的底缘。峡谷里奔涌着烟云,偶尔可见山鹰在烟云里翱翔。

此时,我想到了“瑶池”“昆仑”这些令人敬畏的字眼。

车里响起《我们的大中华》的音乐声,我心中弥漫着兴奋与自豪。

最令我敬畏的,是屹立在峡谷入口处的红石山,像一尊山神,把守喀喇昆仑的大门。

横空出世,仰之弥高。一列身披红色大氅的威严士兵,稳稳地站立在这山口。

巨大连绵的山体,巍巍然,煌煌然,雄峙于天地之间。通体红色,如赤色的旗帜,在罡风中飘动。毫不隐瞒自己的身份,毫不忌讳自己的信仰和使命。

通体红色,浑身都是铁质。铁的身



洗尘(中国画)

钟泽畅作



长征

第5059期